

「水缸台」的夏日记忆

□颜文祥 文摄



昔日的“水缸台”经改造整治，已成村里最秀丽的景点。

夏天一到，天气就热了起来，这个时候，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在“水缸台”游泳嬉水的情形，心中自然会生出一份凉爽。

“水缸台”是村里人习惯的叫法。村里人总把地面上有水的那些坑坑洼洼称作“台”。但“水缸台”并不是一个洼坑，而是一个深水潭——从邻村翁岙与杜徐岙流来的两条山溪在我们袁马村交汇，彼此一冲撞，硬生生在洼地里冲出一个大水潭来，然后继续向东，合成一条大溪流，流入陆埠水库。这三条溪摆成一个“丫”字形，相交之处，便是这口深潭。这儿水面开阔，水流平缓，又深得望不见底，真像一只埋进地里的巨型水缸，“水缸台”的名字就这么来了。

“水缸台”是我们小时候天然的游泳池。夏天，孩子们总是成群结队往那儿跑。那时我们还不不懂什么叫“游泳”，跳到水里胡乱扑腾，就图个凉快。到了傍晚，去“水缸台”汰人——也就是洗澡，更是像吃饭一样自然的事。不过，洗澡往往只是个由头，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，泡在水里嬉戏玩闹才是最惬意的事。人多时，便分成两拨三队打水仗，水花四溅，笑声震天，直到累了乏了，才又散开，翻水底的石头，捉蟹、摸鱼……那时候真是无忧无虑，好像全世界的快乐，都浸在这汪清亮亮的水里了。

“水缸台”周围，全是溪水长年累月冲积成的鹅卵石，大小不一，一堆一堆的，浸水的石头下隐藏着小蟹小鱼。岸边长满野草，夏天正是草色最浓的时候，绿茵茵地倒映在水中。溪水潺潺，清可见底，小鱼儿悠闲地穿行其间，水波流动的样子，竟带着几分说不出的韵律。靠近村子的那侧溪边，挺立着一棵大樟树，枝叶茂密如盖。盛夏的午后，玩累了，我们就坐在树荫下，闭上眼睛听蝉鸣。那“知了——知了——”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不知疲倦，像在诉说夏天的漫长与热烈。蝉声虽然单调，却满满都是山村夏日的气息。

树下有个溪埠头，平常有村妇

在这儿洗衣淘米。尤其是夕阳西下时，这里最热闹。女人们的谈笑声、捣衣声、水流声混在一起，和袅袅升起的炊烟一样，飘散在黄昏的空气里。那时候，时间仿佛走得特别慢，一切烦恼都被溪水冲走了，只剩下安宁与惬意。我们可以静静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，听溪水在溪石间穿行而过——那就像村庄的心跳，平稳，踏实，让人心安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夏天，雨水特别多，溪水涨得老高，“水缸台”的水更是深不见底。有一天下午，我们几个孩子又在水潭边比试谁潜水时间长。轮到我家隔壁的小伙伴时，他一个猛子扎下去，半天没冒头。我们正开始心慌，他却哗啦一声从水里钻出来，手里高高举着一块黑乎乎、巴掌大的东西，兴奋地大喊：“我摸到宝贝了！”大家湿漉漉地围上去看，原来是一块被水流磨得光滑无比的青石板，上面竟天然嵌着几道白色的纹路，凑近细看，活像一幅小小的山水画——有山峦，有流水，还有一棵树似的形状。我们如获至宝，把它藏在大樟树边一个秘密的石缝里，称它为“水缸台的藏宝图”。后来几天，我们常常围着那块石板编故事：说它是神仙路过时遗落的，说纹路里藏着寻宝的路线……虽然最终什么宝藏也没找到，但那份共同守护一个秘密的兴奋与幻想，却让那个夏天格外闪闪发光。后来，来了一场台风，带来的暴雨让溪水猛涨，把那块青石板也冲走了，这让我们难过了几天。

时光荏苒，我已离开家乡多年。可水缸台的景象却常在心中浮现——那澄澈的水、疯长的草、聒噪的蝉、傍晚的人语与炊烟，还有那块被我们当作宝藏的青石板……它们从未随岁月淡去。特别是当我在城里奔波感到疲惫或迷茫时，我总会想起那个水潭。它好像不只是童年嬉戏的地方，更成了内心一处清凉、安稳的源头。我知道，无论走多远，那汪溪水仍会在记忆里潺潺流淌，带着故乡的温度，与夏日的蝉鸣一起，为我保存着童年一个个不曾褪色的夏天。

入夏，它捧出一树金黄

□徐淇昉 文/摄

六月的风裹着栀子香吹过，几株枇杷在浓绿里轻轻摇晃。那些金黄的果子不争不抢地嵌在层层叠叠的绿叶间，把平淡的日子浸得发甜。它们像是被时光偏爱着，从初挂果时的青涩怯生，到果皮慢慢晕开嫩黄，再到熟透时沉甸甸压弯了枝头——每一步都走得安安静静，却又带着不容忽视的存在感。

阳光穿过叶隙，在每颗果子上跳着，折射出深浅不一的光晕。整棵树都泛着蜜色的软光，晃得人眼睛都沾了甜意。这金黄不张扬，偏把寻常的人间烟火，酿出了淡淡的诗意。

小时候，家乡种枇杷的人家不多，偶尔路过别家院墙，闻着果香就忍不住伸脖子往里面望。有的枝桠探到墙外，忍不住踮脚摘一颗半黄的下来，剥开薄皮咬一口，酸得皱起眉头眯起眼，却还是舍不得把嘴里的果肉吐掉，连那清冽的酸汁儿，都觉得是入夏难得的解馋。

枇杷自古就惹人爱，戴复古写“东园载酒西园醉，摘尽枇杷一树金”，满枝金黄仿佛就摆在眼前；白居易吟“淮山侧畔楚江阴，五月枇杷正满林”，江南的甜香好像穿透了千年时光飘过来。它不像桃李那样争着抢着在春天出头，倒是秋

日孕蕾，寒冬开花，米粒大的白花隐在叶底，香气淡得要凑到跟前才能闻见。它默默攒了一整个秋冬的风霜，一整个春天的雨露，等到入夏，才肯把这一树金黄捧出来。这份耐心与从容，恰是生活的隐喻。

上小学那时候，家里种了两棵枇杷树，小树苗慢慢抽枝长叶，一年比一年茂盛。四五年后的初夏，青果开始躲在叶间，偶尔露出一点点嫩黄，便让人想象它熟透时的香甜。那时候三天两头就跑去树下，比较哪棵的枇杷先转黄。渐渐地，向阳的树梢上最先泛起了金黄的色泽，那几颗熟透的枇杷就悬在那儿，像小灯笼似的挂着。我忍不住踮脚抬手去摘，指尖碰到带着细粉感的果皮，轻轻一转，一颗金黄就落进了掌心。那一刻的喜悦，简单得就像阳光直直照进了心里。

雨后的枇杷也格外动人，水珠挂在深绿的叶片上，滚落到果皮上，把那点金黄洗得发亮。雨滴啪啪打在果叶上，混着清甜的果香，连空气都润润的，带着刚洗过的清爽。那时候总觉得，入夏本该是这样——有枇杷香，有满树晒不干的雨意。

枇杷是应季的果子，也是熬枇杷膏的好料子，润喉生津，是老传统里的止咳润肺良方。犹记得大人们把洗干净枇杷去皮去核，加了冰糖慢慢熬，蜜黄色的浆液盛在玻璃罐里，留到冬天备用。咳嗽的时候舀一勺冲温水，清润的甜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暖了肺腑，也暖了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。

如今的枇杷，街头巷尾随时都能买到。外地产的个个大饱满，可甜得不够自然，酸得又不真切。反倒怀念从前，家乡那一颗颗带着阳光味道的金黄，连酸涩都显得真诚。

枇杷啊，你一树金黄，攒了四季的风雨，把秋冬的寒、春日暖，全都酿成了入夏的甜。你是我儿时踮脚张望的渴望，也是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清甜念想。如今又是枇杷满树金黄，这抹暖黄总在心底翻起清晰的旧忆，像一封从旧时光寄来的信笺——轻轻剥开，里面写满了阳光、雨水，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。



枇杷